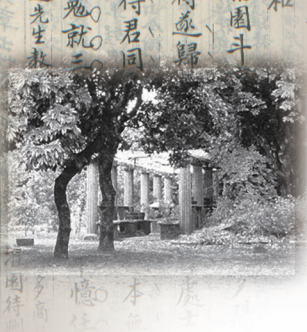


張達修與林獻堂的

翰墨因緣

文．圖／林文龍*

* 林文龍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



張達修（1905—1983），號篁川，又號篁村，南投縣竹山鎮人。年十九，入新化廩生王則修之門，習經史詩文。昭和十一年（1936）任臺灣新聞社編輯，並主編「詩報」有年。昭和二十一年（1942），赴大陸，在上海從事文化事業。民國三十四年，奉命參與接收工作，歷任臺中女中教員、竹山初中校長，及高雄市政府、臺灣省政府農林廳、彰化縣政府秘書、彰化自來水廠廠長等職、五十年春，任臺灣省政府民政廳秘書、佐廳長陳錫卿掌劃，兼任南投縣文獻委員會委員、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委員，後調任臺灣省政府兵役處專員。張氏能文擅詞章，博覽唐宋諸大家集，尤推重社工部、陸放翁，所作沈健清新，騷壇推為宗匠，頗獲考試院長賈景德器重。曾於五十二年，創立中興吟社，任社長。六十六年七月，奉令退休，仍居中興新村，嗣移寓臺中。著有《醉草園詩集》行世。

清代的霧峰林家，頂厝習文，下厝習武；日治初期，下厝的林痴仙號召成立以林家為重心的詩社—櫟社，頂下厝族人紛紛成為櫟社的一員；臺灣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林獻堂，自然也參與櫟社活動，並留下若干作品。昭和時代的林獻堂，已是臺灣極具威望的政治家，交遊廣闊，往來盡是島內精英，其中一部份是各地詩友。先師張達修（篁川）先生在當時只是個二十出頭的後生晚輩，也因詩社關係，與林獻堂結下一段翰墨因緣。

先師認識林獻堂的場合，是在詩會上，而參與詩會的背景，則與他任職臺灣新聞社漢文部有關，所著《醉草園詩集》序已稍稍提及：

嗣承王則修夫子之介，為神戶莊櫻痴翁貿易商會之記室，……越明年，莊翁商戰不利，賦歸。隔一歲，應徵入臺灣新聞社漢文部供職。……因得追隨櫟社、東敦諸賢，酬唱于喁，殆無虛日。

莊櫻痴，名玉坡，自號夢蝶子、扇江市隱、扇江居士等，臺南人，約出生於清光緒七年（1881），幼治儒業，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年十四，因時局動盪，棄學從商。明治三十三年（1900），赴日本神戶發展，設立玉



坡貿易商會。莊氏喜好漢詩，事業有成後，更為熱心，也出版詩集《夢蝶莊吟草》。昭和七年（1932），莊櫻痴請臺南宿儒王則修推薦一名有漢詩根柢的商會秘書，因此由先師雀屏中選，於翌年初春告別臺灣詩友，遠渡日本。不料莊櫻痴經商失利，先師乃於同年秋回到臺灣。次年，應徵入臺灣新聞社漢文部供職；先師主編漢文版，其中包括漢詩專欄。先師天資聰穎，經過前清廩生王則修的調教，學成之後，初試啼聲，已一鳴驚人，經過萬里遠遊，天風怒濤激盪，作品又別有一番風貌。

臺灣新聞社漢文部址在臺中柳川，先師本是當時詩壇一顆耀眼的明星，再加上職務及地緣之便，幾年編輯生涯，便與櫟社、東墩吟社結下不解之緣。櫟社的成立與發展，主要以霧峰林家為中心，成員都是中部領袖一方的地主、富紳階層，召開例會，邀請的貴賓，也都經過精挑細選，一般詩友很難成為櫟社詩會的上賓。

櫟社成員之一的吳子瑜（名東壁，號小魯，詩友習稱「東壁舍」），清末富紳吳鸞旂之子；吳氏於大正十五年（1926），經林獻堂推薦，加入櫟社，櫟社詩人因而常到吳家花園擊鉢吟詠。吳家園庭，有兩部分，在臺中市住宅的稱為「怡園」，在車籠埔冬瓜山的，則稱為「東山別墅」；怡園通常是小型的詩友聚會，規模較大的詩會，則在東山別墅舉行，主要是每年陰曆三月初三日的「東山踏青會」，廣邀詩友踏青，踏青之後例有擊鉢詩會；此外，東山別墅也曾舉辦過全島聯吟大會。

無論是怡園或東山別墅的詩會，先師都應邀參加，也因此而認識林獻堂。檢視先師的編年作品，昭和十年（1935）有〈東山觀荔〉：

極目婆娑翠色饒，楓亭佇待擘丹綃；

延陵別有天漿種，奴婢千頭未許驕。

這是全島聯吟大會次日次唱詩題，也是先師與吳家的第一次接觸。同年，先師又有〈遊屐〉、〈雨後看山〉二題，都是東山踏青會擊鉢詩題，也許林獻



堂也參加詩會，但這種開放式的大型詩會，兩人未必有認識的機緣。直到1940年，先師受邀怡園詩會（有〈首春怡園茗談〉、〈春日郊行〉諸詩），稍後還曾留宿東山（有〈留春〉、〈春晚宿東山賦呈主人〉諸詩），與櫟社諸賢的接觸，更為頻繁。

林獻堂與先師結緣伊始，在《醉草園詩集》第一版及第二版，從相關作品，都不容易看出，民國六十年代，我有機緣整理先師師文稿，編印為《醉草園詩集》第三版時，找出一張泛黃的信箋，為林獻堂手跡，是步韻先師寄詩的唱和作品，因此製為圖版，冠於卷首，內容如次：

篁川見贈有牛耳騷壇總屬公之句次韻

奉和

相見怡園斗室中，薰風浩蕩夕陽東；（夕陽押得甚新）

逍遙得遂歸山志，淡薄仍存處士風。

雅會得君同覓句，騷壇愧我本無功。

學詩勉就三多法，受教當年憶任公

（梁啟超先生教余學詩之法，多讀多作多商量。）

灌園待刪稿

右乞

斧正

首句的「相見怡園」，點出兩人見面地點，第三句「逍遙得遂歸山志」，應指先師去職回臺一事，可見兩人在怡園或東山的詩會，應會經常碰面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林獻堂以當年學詩，受教於梁任公「多讀多作多商量」的經驗作結，勉勵後進，令人感佩。所謂三多，原是宋朝歐陽修（永叔）話，陳師道引述於《後山詩話》，原文謂：「永叔謂為文有三多：看多、做多、商量多也。」三多指的為文之道，為詩之道，基本相同，因此梁任公以此勉勵林獻堂，林氏寫入和韻詩，是追懷先輩，也是鼓勵後進！



既是和韻詩，當然就有原作，經檢《醉草園詩集》（第三版），在辛巳年（1941）卷，有〈灌園翁惠海上唱和集賦呈〉詩道：

鴻爪分明一卷中，清詞傳唱海之東；
蓬萊真是神仙窟，復社原多國士風。
白髮未忘修史業，丹心還抱濟時功；
年來旗鼓欣重整，牛耳騷壇總屬公。

《海上唱和集》，顧名思義，是詩友唱和的合集，昭和十四年（1939）四月，林獻堂往東京，因大腿骨折，修養期間，常與東京的臺灣詩友唱酬，翌年十月，將這些詩作編輯成此集，由岩波書店印行，分贈友人。

林獻堂是臺灣近代史上，動見觀瞻的政治家，因家學淵源及櫟社的緣故，也偶而參與詩會或遣興作詩，畢竟只是玩票性質，與先師之間，可能常會面，但無詩篇唱和，這次唱和，為先師集中僅見。戰後，林獻堂藉養病為由，滯留日本，與臺灣詩壇少有互動，先師於民國三十八年印製《醉草園詩集》時，曾請遠在日本的林獻堂題字，只有寥寥「揚風扞雅」四字，也許已詩興闌珊吧？

民國四十五年，林獻堂走完人生旅程，落葉歸根，靈視回到故園，先師有〈輓林灌園翁〉詩道：

柏松氣節老彌堅，櫟社追陪記昔年；
養疴久為三島客，觀風早踏五洲煙。
林宗聲望崇朝野，和靖文章照簡編；
東海魂歸秋雨冷，考槃軒畔禮先賢。

從早年的櫟社追陪，以至考槃軒畔弔唁，娓娓道來，劃下兩人翰墨因緣的休止符！



張達修與林獻堂的翰墨因緣

小叩小鳴大叩大
 鳴願我多士旌
 顏同慶振
 聲身發聵勿
 墜清聲
 右系樸社創立三
 十年紀念詩鐘
 銘 辛未初冬 蔣達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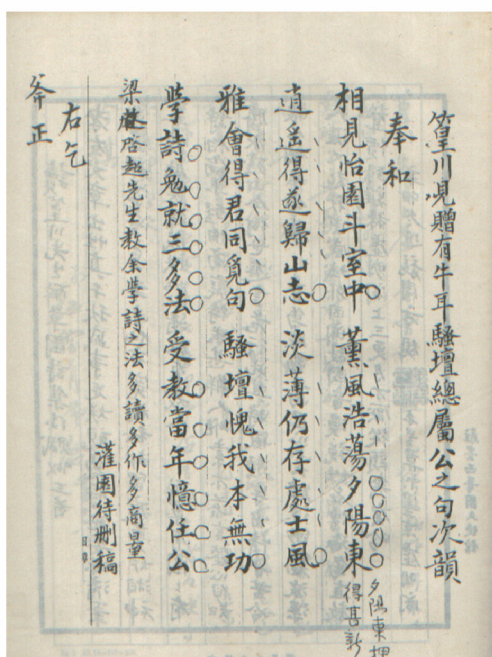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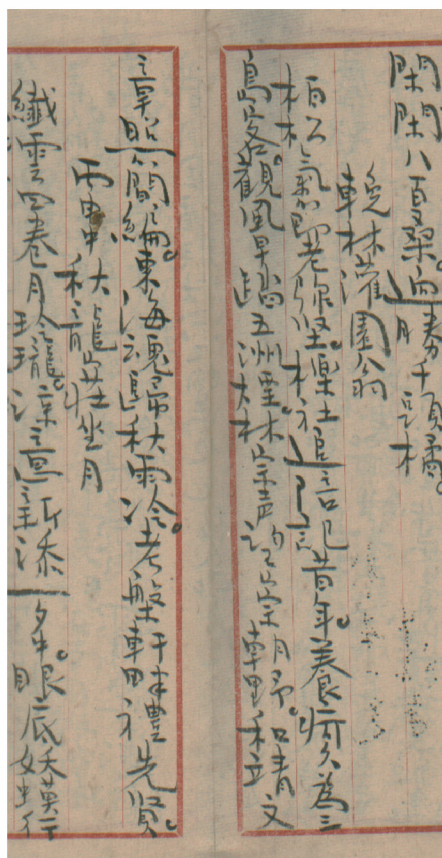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 櫟社創立三十週年紀念專用箋（作者提供）

櫟社創立三十週年紀念詩鐘銘

小叩小鳴大叩大
鳴願我多士雅
韻同賡振
聲發聵勿
墜清聲
右錄櫟社創立三
十年紀念詩鐘
銘辛未初冬摹造



圖二 林獻堂和張達修之詩（手跡）



圖三 張達修輓林灌園翁詩（手跡）



張達修與林獻堂的翰墨因緣



照片一 往冬山吳家花園之石拱橋



照片二 吳家花園以荔枝樹著稱



照片三 吳家花園紅樓



